

影像青少版

QIAN NIAO GU ZHUI ZONG

千鸟谷追踪

刘先平 著



以影像观世界 以视觉读文学

绚丽夺目的鸟类王国 精彩绝伦的科考之旅

浙江摄影出版社

影像青少版

QIAN NIAO GU ZHUI ZONG

千鸟谷追踪

刘先平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巍 王旭霞

装帧设计：巢倩慧

责任校对：朱晓波

责任印制：汪立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鸟谷追踪：影像青少版 / 刘先平著. —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514-1324-4

I. ①千…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3986号

千鸟谷追踪（影像青少版）

刘先平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photo.zjcb.com

电话：0571-85170614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杭州星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5.5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1324-4

定价：32.00元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1
1. 鸟类王国在召唤	2
2. 再探琴溪，寻找通向鸟类王国的道路	14
3. 在野人岭上，突然遭到奇袭	25
4. 粉眼红肋，不知它带来的是福是祸	35
5. 三勇士野餐，发现一片新世界	45
6. 新发现：响尾鸟飞到了橘林	56
7. 站在凤尾岩，千鸟谷尽收眼底	70
8. 搜索信号，相思鸟登场	85
9. 漂泊，相思鸟向何处漂泊	95
10. 落霞湖畔，水中精灵起舞	104
11. 深夜，林中传来吓人的叫声	116



12. 森林中的黑雾，危险的猎雕生涯	134
13. 鸟也沐浴，猛禽为何在高空集结？	147
14. 相思鸟启程，漫长的流浪生活开始	158
15. 主旋律消失，也许存在鸟王	169
16. 相思鸟的群体结构，是母系社会吗？	179
17. 迷惘，鸟羽彩色图案的密码	190
18. 进退赤沙冈，雾中遭遇龟板豹	201
19. 高山草海，猴面鹰发起凌厉攻击	214
20. 等待，等待大自然的回答	229
后记	236
刘先平四十年大自然考察、探险主要经历	237

卷首语

“我在大自然中跋涉 30 多年，写了几十部作品，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呼唤生态道德——在面临生态危机的世界，展现大自然和生命的壮美；因为只有生态道德才是维系人与自然血脉相连的纽带。我坚信，只有人们以生态道德修身济国，和谐之花才会遍地开放。”

在危险时刻，他虽然腿肚发抖；在生命攸关时，他虽然吓得魂不附体，但在那种令人战栗的冒险中，他同时也感受到了令人难忘的快乐。这种快乐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那么几次可以体验到。这是因为在和危险、恐怖搏斗时，他的心中会油然升起一种自豪——对于自我价值的认识和肯定，对生命的赞颂！

这是一个懦夫永远体会不到的情感，当然，他也根本得不到这种快乐。



1. 鸟类王国在召唤

李龙龙爱鸟。那是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一位叔叔给他快要枯竭的爱好注入了甜美的清泉，李龙龙更爱鸟类世界了。当他考取初中还未上学，就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从庐城来到了仙源镇。龙龙乐得一蹦三尺高——仙源就在著名的紫云山区啊！这意味着他即将看到栖息在大山中几百种奇特珍贵的鸟，几十种稀奇古怪的野兽，特别是那俊美的、嘴儿像一颗南国红豆的相思鸟。

随着几声嘹亮、悠长的鸣叫，天空里映出一支顽强跋涉、队列整齐的雁阵。

两位扛着枪，背着包的小探险家收回了目光，离开了仙源镇，踏上了寻找红嘴玉的道路。

自从决定去眉毛峰鸟类王国探险，各种筹划准备工作就紧张而又





秘密地进行着。

地图，李龙龙从爸爸的书架上找到了一份紫云山的地图。

指南针也有了，是一位曾住在早早家的地质队员留下的礼物。

枪，也应该算有了。尽管是支气枪，毕竟能够发射子弹。

草帽、水壶、火柴也都有了。

最后，叫龙龙伤脑筋的是找不到探险家、考察队员应该有的背包，缺少了它，就像没有了旗帜一样。还是早早的办法多，不知怎么一摆弄，居然把书包变成了背包，就是把书包带子往书包底一兜，就成了两个背带了。

经过这样装备，两人觉得很有气派，洋溢着自豪！脚步也格外轻快、有力。若是有哪位摄影家为他们留影，那作品中的两位小探险家，一定会使无数的孩子羡慕。

晨曦中缭绕的白云，使朦朦胧胧的大山格外神秘；而那叫他们苦苦思索、烦恼不安的红嘴玉，似乎已经在神秘的大山中招手。

这使得出镇还没一里路的龙龙，心更急了：

“干吗非要跑它个五六里路才上山？眉毛峰不就在鼻子跟前吗？”

走在前面的早早沉沉稳稳地说：

“大山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森林像魔术师的遮布，里面是个迷宫。常年在山里做营生的人都不敢大意，嘿嘿，你进去尝尝，就知酸甜苦辣了。进得山就得听咱的；要不现在转头还来得及。”真有早早的，说着就停住了脚。

“好好好，都听你的，你当司令，咱当小兵，这还不行吗？”

到了琴溪注入黟溪的汇口，天已亮了。鸟也有情，在溪边的横枝上，在湿润的阔叶树冠中，在茶棵丛里，在常春藤下争相鸣叫，此起彼落、互相应答。平时总是穿梭飞翔、匆忙觅食、不大容易见到的一些鸟，现在都像登台的演员，极力亮相。龙龙听傻了，看呆了，脚也被拖住了。早早急了：

“乘鸟儿们在早晨吊嗓子，咱们抓紧赶路。这些鸟咱镇子周围也能

看得到。快走！要不天黑也走不到眉毛峰。”

龙龙只好依依不舍地走了。

虽然这时节的水边不像春天那样被各色的花挤满了，但秋季绽放的花，还是这里一朵，那里一朵地冒出了被浆果、坚果压弯了的杂树枝头。

龙龙今天无心问这些花呀果的名字，只是两眼紧张地望个不停。他已尝到走山路的厉害，两条裤腿全被露水打湿了。语文课本上写到露珠时，总是用清新、晶莹、闪光的词汇，美得人想掬一滴放在手掌心，吹着它滚来滚去……可现在，湿裤子在出汗的腿上，又凉又黏，路也磕磕绊绊的。石棱子，残留的树杈，有意专找他的麻烦，不是踢了他脚趾头，就是硌得脚板疼。他走惯了城里一抹平的马路，这会儿很不习惯。

尽管这样，龙龙还是快活得像小鸟儿。

这条琴溪就挺有趣！只是听到哗哗、潺潺的水声，却把身影藏在





绿竹、红花的后面。景色嘛，一步一个样儿，一会儿是挂满紫色果子缠绕的藤条挡住去路，刚钻进去，扑打着脸的却是野山楂……

前面是块黑黝黝、湿淋淋、铺着青苔的怪石，就立在水边。他看准了一个石棱子，把脚踩到上面。谁知脚底一滑，慌得他伸手去抓树枝，却被刺扎得“哎呀”叫了一声，只好缩回脚。等到他小心翼翼地踩稳石棱子，想猛跨一步过去时，头又碰到石头上，破了皮。气得他提脚踢下一块石头，石头掉进水里，惊起一只五彩缤纷的鸟向前飞去。

“好漂亮的鸟！是……”

“小翠鸟，专在水边捉鱼的。”早早说。

“坏家伙，它也来欺咱？揍它。”

为了照顾龙龙的情绪，早早同意了。

龙龙正在草窠里寻找打下的翠鸟，见靠里的草丛插了两根斑斓的长羽毛。想到早早的鸟羽集，他伸手就去捡，没承想它像生了根。龙龙有些生气，连根轻飘飘的鸟毛也欺他，翻手捋住狠劲就拽，草窠里却动起来了。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又狠劲拽了一把。这一拽就像拉扯了导火线——爆响了一串急促的咯咯咯声，牵动一团影子向他扑来。慌得他闪身乱抓乱摸，脸上却已被狠狠扫了几记……

“野鸡！”早早叫着跑过来了。

龙龙连忙挪开揉眼的手——可不是，一只凤凰似的大鸟，正拖着长尾忽上忽下地向山上飞去。眼前却只有飘飘扬扬的羽毛。悔得他又是捶头又是跺脚。

“你就没听说过野鸡急难时，顾头不顾尾吗？”

“咱要知道，还只拔鸡毛不抱鸡？世界上有这样的傻瓜吗？”龙龙也憋了一肚子怨气。

“傻羊！尽吃后悔药也不管用。只是别等



红嘴玉亲了你嘴巴，你又说它是野鸡要下蛋！”

等两个小探险家走得浑身大汗时，四周的山林突然静了下来。

简直静得出奇，像是所有的鸟都一下飞走了。

倒是从溪谷里吹来的风，一会儿呼呼地向岭下窜去，一会儿摇着枝叶轻轻盈盈地拂过。等到龙龙觉得，在这茫无止境的山石中，看不到头的密林里，就好像只有他俩时，龙龙的心里有点虚了。

前方，他们碰到了难题。又有一条山溪从左边流来，水流不小，溪谷也宽；水也是那么碧绿的，溅着白花……哪一条是琴溪的源头？早早拿出了指南针，龙龙拿出了地图。然而，地图上的琴溪，只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蓝线，它没有分岔。更叫他俩不知如何是好的，是从地图上的位置和指南针的方位来看，它们都像是从眉毛峰上下来的。

龙龙爬上岸，想到高处看看眉毛峰在哪里。可是，眼前只有绿叶，别说看不到眉毛峰，连蓝天也只有碟子、茶杯那么大。

早早不像龙龙那样急得抓耳挠腮的，只是脱了鞋，涉过溪去，在两条溪岸边寻找着什么，好像那石头上可能写了字，或者标了箭头一样。不找还好，这一找，也叫早早倒吸了一口冷气，愣在那里。原来，





他看见石头上殷红的一片，那是一摊血迹，凝起的已成黑块，未凝的黏糊糊的。血泊中还夹杂着一些兽毛。很明显，不久前这里曾是个屠场，发生了残杀事件。

早早拣了两根兽毛，仔细瞅瞅，又放鼻子下闻闻，这才说：

“像黄麂的。”

“是什么野兽咬的？”

正在草丛中寻找蛛丝马迹的早早说：

“不是老虎，就是豹子……反正是凶家伙！”

“这山里还有老虎、豹子？”

“咋会没有？你别以为只有杨子荣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大森林打虎；景阳冈还有个武松打虎，那在山东省。在‘黔驴之技’的成语故事中，那个被驴子吓了一跳的老虎，是贵州省的。咱们这里的虎据说叫华南虎，和那个被驴子吓蒙的老虎是一家。它比东北虎个头要小。豹子嘛，除了金钱豹，还有种龟板豹，皮毛上显出和乌龟壳一样的花纹；黑熊、棕熊都有；狼不成群，单个溜；豺狗一出动十几二十只，喜欢群游……”

以早早说来，生活在山区，知道大山里有这些野物，那是当然的事。龙龙呢，只是迷在红嘴玉身上。现在的目睹耳闻，使龙龙想起了听到的、从书本上看来的，关于它们的种种邪恶，心里直发怵。只是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你怕了？”

早早没有讥笑的意思，龙龙却像被针戳了，腾地蹦了起来，用手拍得气枪枪柄啪啪响：

“怕？咱会怕？咱怕还来探险？哈哈！”

早早宽厚地笑了。

没找多远的路，又见到了遭殃的残骸，只剩下肚肠、骨头和皮毛，头却没有了。

早早无法判断是什么野兽被吃了，只能从皮毛上大体看出是麂子一类。但又确定不是被豺狗围攻的，因为它们最喜爱吃肚肠。他可能是老虎、豹子这事留在了肚里。

龙龙不再犹豫了，先是试探，后来坚决认为，那条岔溪就是琴溪的主流。依早早从山势水流得出的印象，应该是这边，但想到野兽残骸对龙龙情绪的影响，也就依了龙龙。

——岔到这条沟溪后，路倒是好走了，溪沟也渐窄。从两边山上流下的岔沟很多，岸也不高，树林也稀疏一些，看到鸟的机会也多一些。他们采了四五只小巧玲珑叫不出名字的鸟，它们有的叫得很好听，但又无法判断这歌声是否“婉转多变”，有的却像哑巴，只在枝头瞅着他们。那嘴，黑的、黄的都有，就缺红的。



小探险家们一点也不气馁，还是专心致志地搜索红嘴玉的踪迹。只要是听到悦耳的鸟的鸣叫，他们就费尽心思去寻找。只要看到羽毛鲜艳、娇秀可爱的鸟，他们就想尽办法去采集……

太阳晒到溪沟了，陡然增加了不少生气，水也被照得透亮，看得清小鱼游水时划鳍的摆动。

正当想起要吃干粮时，前面的山势变了，好像已准备好了让他们用餐的地方。两人跑了起来，跨上了溪岸，小探险家们却一下呆掉了，只顾傻愣愣地站在那里，像个面壁的菩萨一样。

溪流断头了，几丈高的石壁上有两个突出的石疙瘩，石疙瘩上有茶杯口大小的眼，眼里顺势淌下两条白亮亮的水流。

“想起来了。老人叫它仙人奶，是给大山喝的，紫云山才长得这样……”早早说。





“还仙人泪哩！路走错了，咱们哭都来不及。恐怕它不是琴溪，是一条叫人上当的小水沟……”龙龙有些气急败坏。

“不吃后悔药了。天也不早了。咱们是退回去，再沿着琴溪往上去，还是……”

“从这里找路不行？非得沿着那条宝贝溪走？”

早早思默了一下，说：

“试试看吧！”

突然，龙龙吓得变了声调大喊：

“哎呀呀！”

“怎么啦？”

“蛇！”

早早的头也轰的一下涨得老大。山里毒蛇多，五步龙、青竹彪、金环蛇、眼镜蛇……被它们咬上一口，那是性命攸关的事。说时迟，那时快，早早几步蹿到了龙龙身边：

“蛇在哪里？”

“往那边跑去了，喏，还在那边！”

草的闪动，显出蛇的游动。致命的蛇毒有血液型、神经型的，也有混合型的。山里人都知道：只有打到蛇，才知是哪种毒，才能对症下药。早早一把夺过龙龙手里的枪就追。龙龙一看早早上去了，也飞一样往蛇头方向拦去。早早用枪托砸。龙龙提起大脚跺，边跺边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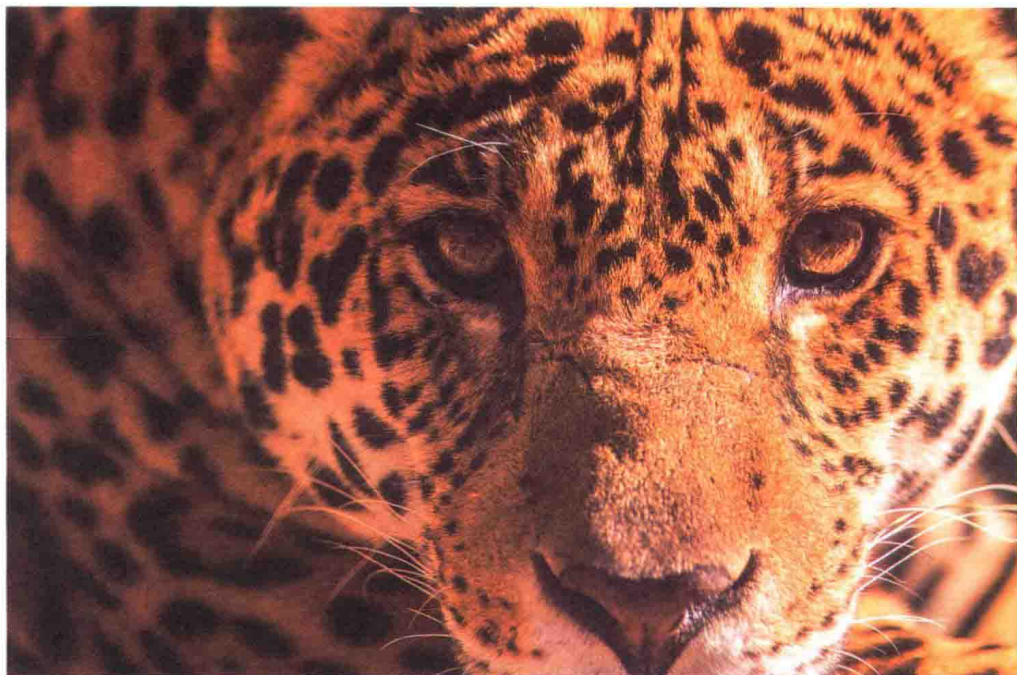
“还长着四条腿哩，往那边跑去了。”

当早早的视线扫到一棵树丫时，停住了。

他怕自己看不清，连忙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几下，再看。等到看清了，小声说了句：“快！”拉起龙龙就往下跑。

龙龙不知出了什么事——难道长腿的蛇能吃人——但看到平时总沉沉稳稳的早早脸变了色，也惊慌失措地跑起来……

正在这时，龙龙听到不远处的灌木丛里有了响动，回头一看，那里露出了一只黄斑斑野兽的脊背。龙龙脚发软了，只是回头。那家



伙躬身曲背，又浑身一摇，晃得树叶哗哗响。龙龙的腿有些抖了，前面又有早早狠命的拖曳，龙龙立脚不稳，啪哒一声跌到地上，急得早早一个鹞子翻身，转了过来护住了龙龙，顺手拖过他的气枪，眼紧盯着野兽。

草莽里的野兽像是刚刚被吵醒，伸了伸懒腰后，异常不满地看了两个小探险家一眼，不知是因为饱食不久，还是因为害怕那手中的枪，抑或是发现对方并无伤害它的意思，然后，极不情愿地一步一步向岭那边走去……

“老虎？”

“不，豹二爷，金钱豹。”早早的心已松弛一些。

“快走，这里不能久停。”

看到龙龙一瘸一拐的，早早说：

“给蛇咬了？在哪里？”

“唔……好像没有，咱也说不清。”

早早连忙检查了龙龙的腿脚，没发现蛇牙的啮痕。只是刚才摔了





一跤，摔得真不轻，裤子烂了，膝盖上都是血。早早要给他包扎一下，龙龙咬着牙，用衣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说：

“不疼！不用！”

几只小鸟，高一声低一声叫着。沿着溪沟往下走的路要好走多了。龙龙问：

“你早就看到豹子了？”

“没有。”

“那……那为什么正打着蛇，你却不用劲了。”

“开头以为你被毒蛇咬了，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了不得。等到看清它真的长了四只腿，心才放下了……”

“是大石龙子？”

石龙子和蓝尾石龙子是这一带爬行动物中的优势种，到处可见。龙龙初到仙源，也曾被它吓过，后来才知道它不咬人。

“不是。咱这里人叫它草蛇（学名：北草蜥），样子挺可怕的，又大又长，其实是无毒的，还是咱紫云山的特产！不过，很稀罕，不大见，中药店收购。”

“那你怎么跑上来拉起咱就跑？”

“先是闻到隐隐约约的腥味，咱觉出有点不对劲。后来，看到岭上的树丫上架着一团肉，还有……”

“有人诱豹子，要逮？”龙龙想起早早在血里拣起了几根兽毛、还用鼻子吸溜几下闻闻，当时很不以为然，没想到那件叫人好笑的事，



却有这样大的意义。

“是河鹿的头，两颗獠牙还正对着咱们。”

“你看到豹子在草里吃它？”

“越讲越岔了。你不明明是先见到它在灌木丛里睡觉，被咱们闹醒才爬起来的吗？”

龙龙被闹糊涂了，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鬼早早还能掐会算？他紧紧拢起鹰翅眉，停住脚，偏头望着早早。早早这才微微地笑着说：

“豹二爷是个小气鬼，它喜好将吃剩下的肉架到树丫上晾起来，等到下餐再吃。”

“它会上树？你别糊弄人？”

“嘻嘻！刚才应该等会再叫你，让你亲自看看它怎样上树的才好哩！比马戏团的表演还要精彩。”

这还能不信？龙龙嘟嘟哝哝地搭讪着说：

“你真会逗……只是，可惜了那块肉。”

这句话提醒了早早：

“你坐这等一下，咱去去就来。”

龙龙一把抓住他，问：

“你想去拿回那块肉？不怕豹子回头？”

“没事，它要回来讨，咱就送给它。它不回头，咱就带回去晒成肉干喂鸟。谁知道咱们以后会不会喂很多很多的相思鸟、八音鸟？”

不知是因为提起了相思鸟、八音鸟呢，还是因为刚才早早的种种言行，龙龙抖擞精神说：

“咱给你放哨、监视。老豹子真回头，咱俩打它一个。”

两位小探险家，返回拿了河鹿肉，捡了草蛇。一路上，早早说个不停，龙龙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答着，一个劲地想心思。走到这条小溪和琴溪主流的汇口处，龙龙还要往山上走，早早说太阳偏西了，再不下山，怕天黑也到不了家。龙龙心里更不是滋味：

“今天都怪咱，硬要从这条溪上去……”他又停了停，最后还是拿

